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喻世明言 第十一卷 趙伯升茶肆遇仁宗

一寸舌為安國劍，五言詩作上天梯。青雲有路終須到，金榜無名誓不歸。

話說大宋仁宗皇帝朝間，有一個秀才，姓趙，名旭，字伯升，乃是西川成都府人氏。自幼習學文章，詩、書、禮、樂一覽下筆成文，乃是個飽學的秀才。喜聞東京開選，一心要去應舉，特到堂中，稟知父母。其父趙倫，字文寶；母親劉氏，都是世代詩禮之家。見子要上京應舉，遂允其請。趙旭擇日束裝，其父贈詩一首。詩云：

但見詩書頻入目，莫將花酒苦迷腸。來年三月桃花浪，奪取羅袍轉故鄉。

其母劉氏亦叮嚀道：「願孩兒早奪魁名，不負男兒之志。」趙旭拜別了二親，遂攜琴、劍、書箱，帶一僕人，逕望東京進發。有親友一行人，送出南門之外。趙旭口占一詞，名曰《江神子》。詞曰：

旗亭誰唱渭城詩？兩相思，怯羅衣。野渡舟橫，楊柳折殘枝。怕見蒼山千萬里，人去遠，草煙迷。芙蓉秋露洗胭脂，斷風淒，曉霜微。劍懸秋水，離別慘虹霓。剩有青衫千點淚，何日裡，滴休時。

趙旭詞畢，作別親友，起程而行。於路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。不則一日，來到東京。遂入城中觀看景致。只見樓臺錦繡，人物繁華，正是龍虎風雲之地。行到狀元坊，尋個客店安歇，守待試期。入場赴選，三場文字已畢，回歸下處，專等黃榜。趙旭心中暗喜：「我必然得中也。」

次日，安排早飯已罷。店對過有座茶坊，與店中朋友同會茶之間，趙旭見案上有詩牌，遂取筆，去那粉壁上，寫下詞一首。詞云：

足躡雲梯，手攀仙桂，姓名已在登科內。馬前喝道狀元來，金鞍玉勒成行隊。宴罷歸來，醉遊街市，此時方顯男兒志。修書急報鳳樓人，這回好個風流婿。

寫畢，趙旭自心歡喜。至晚各歸店中，不在話下。

當時仁宗皇帝早朝升殿，考試官閱卷已畢，齊到朝中。仁宗皇帝問：「卿所取榜首，年例三名，今不知何處人氏？」試官便將三名文卷，呈上御前。仁宗親自觀覽。看了第一卷，龍顏微笑，對試官道：「此卷作得極好！可惜中間有一字差錯。」試官俯伏在地，拜問聖上：「未審何字差寫？」仁宗笑曰：「乃是個『唯』字。原來『口』旁，如何卻寫『厶』旁？」試官再拜叩首，奏曰：「此字皆可通用。」仁宗問道：「此人姓名是誰？何處人氏？」拆開彌封看時，乃是四川成都府人氏，姓趙，名旭，見今在狀元坊店內安歇。仁宗著快行急宣。

那時趙旭在店內蒙宣，不敢久停，隨使命直到朝中。借得藍袍槐簡，引見御前，叩首拜舞。仁宗皇帝問道：「卿乃何處人氏？」趙旭叩頭奏道：「臣是四川成都府人氏，自幼習學文藝，特赴科場，幸瞻金闕。」帝又問曰：「卿得何題目？作文字多少？內有幾字？」趙旭叩首，一一回奏，無有差錯。仁宗見此人出語如同注水，暗喜稱奇，只可惜一字差寫。上曰：「卿卷內有一字差錯。」趙旭驚惶俯伏，叩首拜問：「未審何字差寫？」仁宗云：「乃是個『唯』字。本是個『口』旁，卿如何卻寫作『厶』旁？」趙旭叩頭回奏道：「此字皆可通用。」仁宗不悅，就御案上取文房四寶，寫下八個字，遞與趙旭曰：「卿家看想，寫著『筆單、去吉、吳矣、呂台』。卿言通用，與朕拆來。」趙旭看了半晌，無言抵對。仁宗曰：「卿可暫退讀書。」趙旭羞愧出朝，回歸店中，悶悶不已。

眾朋友來問道：「公必然得意！」趙旭被問，言說此事，眾皆大驚。遂乃邀至茶坊，啜茶解悶。趙旭驀然見壁上前日之辭，嗟吁不已，再把文房四寶，作詞一首。詞云：

羽翼將成，功名欲遂，姓名已稱男兒意。東君為報牡丹芳，瓊林賜與他人醉。『唯』字曾差，功名落地，天公誤我平生志。問歸來，回首望家鄉，水遠山遙，三千餘里。

待得出了金榜，著人看時，果然無趙旭之名。吁嗟涕泣，流落東京，羞歸故里。「再待三年，必不負我。」在下處悶悶不悅，謾題四句於壁上。詩曰：

宋玉徒悲，江淹是恨，韓愈投荒，蘇秦守困。

趙旭寫罷，在店中悶倦無聊，又作詞一首，名《浣溪沙》，道：

秋氣天寒萬葉飄，蛩聲唧唧夜無聊，夕陽人影臥平橋。菊近秋來都爛漫，從他霜後更蕭條，夜來風雨似今朝。

思憶家鄉，功名不就，展轉不寐，起來獨坐，又作《小重山》詞一首，道：

獨坐清燈夜不眠，寸腸千萬縷，兩相牽。鴛鴦秋雨傍池蓮，分飛苦，紅淚晚風前。回首雁翩翩，寫來思寄去，遠如天。安排心事待明年，愁難待，淚滴滿青氈。

自此流落東京。至秋深，僕人不肯守待，私奔回家去。趙旭孤身旅邸，又無盤纏，每日上街與人作文寫字。爭奈身上衣衫藍縷，著一領黃草布衫，被西風一吹，趙旭心中苦悶，作詞一首，詞名《鷓鴣天》，道：

黃草遮寒最不宜，況兼久敝色如灰，肩穿袖破花成縷，可奈金風早晚吹。纔掛體，淚沾衣，出門羞見舊相知。鄰家女子低聲問，覓與奴糊隔帛兒？

時值秋雨紛紛，趙旭坐在店中。店小二道：「秀才，你今如此窮窘，何不去街市上茶坊酒店中吹笛？覓討些錢物，也可度日。」趙旭聽了，心中焦躁，作詩一首。詩曰：

旅店蕭蕭形影孤，時挑野菜作羹蔬。村夫不識調羹手，問道能吹笛也無？

光陰荏苒，不覺一載有餘。忽一日，仁宗皇帝在宮中，夜至三更時分，夢一金甲神人，坐駕太平車一輛，上載著九輪紅日，直至內廷。猛然驚覺，乃是南柯一夢。至來日，早朝升殿，臣僚拜舞已畢，文武散班。仁宗宣問司天臺苗太監曰：「寡人夜來得一夢，夢見一金甲神人，坐駕太平車一輛，上載九輪紅日，此夢主何吉凶？」苗太監奏曰：「此九日者，乃是個『旭』字，或是人名，或是州郡。」仁宗曰：「若是人名，朕今要見此人，如何得見？卿與寡人占一課。」原來苗太監曾遇異人，傳授諸葛馬前課，占問最靈。當下奉課，奏道：「陛下要見此人，只在今日。陛下須與臣扮作白衣秀才，私行街市，方可遇之。」仁宗依奏，卸龍衣，解玉帶，扮作白衣秀才，與苗太監一般打扮。出了朝門之外，逕往御街並各處巷陌遊行。將及半晌，見座酒樓，好不高峻！乃是有名的樊樓。有《鷓鴣天》詞為證：

城中酒樓高入天，烹龍煮鳳味肥鮮。公孫下馬聞香醉，一飲不惜費萬錢。招貴客，引高賢，樓上笙歌列管絃。百般美物珍羞味，四面欄杆彩畫簷。

仁宗皇帝與苗太監上樓飲酒，君臣二人，各分尊卑而坐。王正盛夏，天道炎熱。仁宗手執一把月樣白梨玉柄扇，倚著欄杆看街。將扇柄敲檣，不覺失手，墮扇樓下。急下去尋時，無有。仁宗教苗太監更占一課。苗太監領旨，發課罷，詳道：「此扇也只在今日重見。」二人飲酒畢，算還酒錢，下樓出街。

行到狀元坊，有座茶肆。仁宗道：「可吃杯茶去。」二人入茶肆坐下，忽見白壁之上，有詞二隻，句語清佳，字畫精壯，後寫：錦里秀才趙旭作。仁宗失驚道：「莫非此人便是？」苗太監便喚茶博士問道：「壁上之詞是何人寫的？」茶博士答道：「告官人，這個作詞的，他是一個不得第的秀才，差歸故里，流落在此。」苗太監又問道：「他是何處人氏？今在何處安歇？」茶博士道：「他是西川成都府人氏，見在對過狀元坊店內安歇。專與人作文度日，等候下科開選。」仁宗想起前因，私對苗太監說道：

「此人原是上科試官取中的榜首，文才儘好，只因一字差誤，朕怪他不肯認錯，遂黜而不用，不期流落於此。」便教茶博士：「去尋他來，我要求他文章。你若尋得他來，我自賞你。」茶博士走了一回，尋他不著，嘆道：「這個秀才，真個沒福，不知何處去了。」茶博士回覆道：「二位官人，尋他不見。」仁宗道：「且再坐一會，再點茶來。」一邊吃茶，又教茶博士去尋這個秀才來。茶博士又去店中並各處酒店尋問，不見，道：「真乃窮秀才！若遇著這二位官人，也得他些資助，好無福分！」茶博士又回覆道：「尋他不見。」

二人還了茶錢，正欲起身，只見茶博士指道：「兀那趙秀才來了！」苗太監道：「在那裡？」茶博士指街上：「穿破藍衫的來者便是。」苗太監教請他來。茶博士出街，接著道：「趙秀才，我茶肆中有二位官人等著你，教我尋你，兩次不見。」趙旭慌忙走入茶坊，相見禮畢，坐於苗太監肩下，三人吃茶。問道：「壁上文詞，可是秀才所作？」趙旭答道：「學生不才，信口胡謔，甚是笑話。」仁宗問：「秀才是成都人，卻緣何在此？」趙旭答道：「因命薄下第，羞歸故里。」正說之間，趙旭於袖中撈摸。苗太監道：「秀才袖中有何物？」趙旭不答，即時袖中取出，乃是月樣玉柄白梨扇子，手捧與苗太監看時，上有新詩一首。詩道：

屈曲交枝翠色蒼，困籠未際土中藏。他時若得風雲會，必作擎天白玉梁。

苗太監道：「此扇從何而得？」趙旭答道：「學生從樊樓下走過，不知樓上何人墜下此扇，偶然插於學生破藍衫袖上，就去王丞相家作松詩，起筆因書於扇上。」苗太監道：「此扇乃是此位趙大官人的，因飲酒墜於樓下。」趙旭道：「既是大官人的，即當奉還。」仁宗皇帝大喜！又問：「秀才，上科為何不第？」趙旭答言：「學生三場文字俱成，不想聖天子御覽，看得一字差寫，因此不第，流落在此。」仁宗曰：「此是今上不明。」趙旭答曰：「今上至明。」仁宗曰：「何字差寫？」趙旭曰：「是『唯』字。學生寫為『厶』旁，天子高明，說是『口』旁。學生奏說：『皆可通用』。今上御書八字：『單單、去吉、吳矣、呂台。卿言通用，與朕拆來。』學生無言抵對，因此黜落，至今淹滯，此乃學生考究不精，自取其咎，非聖天子之過也。」

仁宗問道：「秀才家居錦里，是西川了。可認得王制置麼？」趙旭答道：「學生認得王制置，王制置不認得學生。」仁宗道：「他是我外甥，我修封書，著人送你同去投他，討了名分，教你發跡如何？」趙旭倒身便拜：「若得二位官人提攜，不敢忘恩。」苗太監道：「秀才，你有緣遇著大官人抬舉，你何不作詩謝之？」趙旭應諾，作詩一首。詩曰：

白玉隱於頑石裡，黃金埋入污泥中。今朝遇貴相提掇，如立天梯上九重。

仁宗皇帝見詩，大喜道：「何作此詩？也未見我薦得你否。我也回詩一首。」詩曰：

一字爭差因失第，京師流落誤佳期。與君一柬投西蜀，勝似山呼拜鳳樞。

趙旭得大官人詩，感恩不已。又有苗太監道：「秀才，大官人有詩與你，我豈可無一言乎？」乃贈詩一首。詩曰：

旭臨帝闕應天文，本得名魁一字渾。今日東投王制置，錦衣光耀趙家門。

苗太監道：「秀才，你回下處去，待來日早晨，我自催促大官人，著人將書並路費，一同送你起程。」趙旭問道：「大官人第宅何處？學生好來拜謝。」苗太監道：「第宅離此甚遠，秀才不勞訪問。」趙旭就在茶坊中拜謝了，三人一同出門，作別而去。

到來日，趙旭早起等待。果然昨日沒鬚的白衣秀士，引著一個虞候，擔著個衣箱包袱，只不見趙大官人來。趙旭出店來迎接，相見禮畢。苗太監道：「夜來趙大官人依著我，委此人送你起程。付一錠白銀五十兩，與你文書，到成都府去。文書都在此人處，著你路上小心逕往。」趙旭再三稱謝，問道：「官人高姓大名？」苗太監道：「在下姓苗，名秀，就在趙大官人門下做個館賓。秀士見了王制置時，自然曉得。」趙旭道：「學生此去倘然得意，決不忘犬馬之報。」遂吟詩一首，寫於素箋，以寓謝別之意。詩曰：

舊年曾作登科客，今日還期暗點頭。有意去尋丞相府，無心偶會酒家樓。空中扇墜藍衫插，袖裡詩成黃閣留。多謝貴人修尺一，西川制置逕相投。

苗太監領了詩箋，作別自回，趙旭遂將此銀鑿碎，算還了房錢，整理衣服齊備，三日後起程。

於路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，不則一日，約莫到成都府地面百餘里之外，聽得人說：「差人遠接新制置，軍民喧鬧。」趙旭聞信大驚，自想：「我特地來尋王制置，又離任去了，我直如此命薄！怎生是好？」遂吟詩一首，詩曰：

尺書手捧到川中，千里投人一旦空。辜負高人相汲引，家鄉雖近轉憂沖。

虞候道：「不須愁煩，且前進，打聽的實如何。」趙旭行一步，懶一步，再行二十五里，到了成都地面。接官亭上，官員人等喧哄，都說：「伺候新制置到任，接了三日，並無消息。」虞候道：「秀才，我與你到接官亭上看一看。」趙旭道：「不可去，我是個無倚的人。」虞候不管他說，一直將著包袱，挑著衣箱，逕到接官亭上歇下。虞候道：「眾官在此等甚？何不接新制置？」眾官失驚，問道：「不見新制置來？」虞候打開包袱，拆開文書，道：「這秀才便是新制置。」趙旭也吃了一驚。虞候又開了衣箱，取出紫袍金帶、象簡烏靴，戴上舒角幞頭，宣讀了聖旨。趙旭謝恩，叩首拜教，授西川五十四州都制置。眾官相見，行禮已畢。趙旭著人去尋個好寺院去處暫歇，選日上任。自思前事：「我狀元到手，只為一字黜落。誰知命中該發跡，在茶肆遭遇趙大官人，原來正是仁宗皇帝。」此乃是：

著意種花花不活，無心栽柳柳成陰。

趙旭問虞候道：「前者，白衣人送我起程的，是何官宰？」虞候道：「此是司天臺苗太監，旨意吩咐，著我同來。」趙旭自道：「我有眼不識泰山也。」

擇日上任，駿馬雕鞍，張三檐傘蓋，前面隊伍擺列，後面官吏跟隨，威儀整肅，氣象軒昂。上任已畢，歸家拜見父母。父母驀然驚懼，合家迎接，門前車馬喧天。趙旭下馬入堂，紫袍金帶，象簡烏靴，上堂參拜父母。父母問道：「你科舉不第，流落京師，如何便得此職？又如何除授本處為官？」趙旭具言前事，父母聞知，拱手加額，感日月之光，願孩兒忠心報皇恩。趙旭作詩一首，詩曰：

功名著意本掄魁，一字爭差不得歸。自恨禹門風浪急，誰知平地一聲雷！

父母心中，不勝之喜，合家歡悅。親友齊來慶賀，做了好幾日筵席。舊時逃回之僕，不念舊惡，依還收用。思量仁宗天子恩德，自修表章一道，進謝皇恩。從此西川做官，兼管軍民。父母俱迎在衙門中奉養，所謂：「一子受皇恩，全家食天祿」。有詩為證：

相如持節仍歸蜀，季子懷金又過周。衣錦還鄉從古有，何如茶肆遇宸遊？